

● 主编 海星



女性的梦想

法律出版社

女性的梦想

海 星 主 编

法 律 出 版 社

女性的梦想

海 星 主编

出版·发行/法律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二〇二工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3.875 字数/367 千

版本/1996 年 1 月第 1 版 199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6,000

社址/北京市广安门外六里桥北里甲 1 号八一厂干休所(100073)

电话/3266781 3266796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7-5036-1680-6/I·121

定价:19.5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女性与爱情 ——代前言

海 星

在我的米黄色的写字台上，放着厚厚的一本已经审定、即将排印出版的书稿，这就是我精心编选的女性文学精品集《女性的梦想》，这本女性文学精品集将和兴安编选的两本女性文学的精品集《女性的狂欢》、《女性的寻觅》一并出版，形成一个系列。我望着摆在面前的《女性的梦想》的分色封面和样片不由自主地陷入了沉思。墙上的钟已经显示出深夜一点十五分，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也许是夜深人静的原故，思绪似风平浪静时长江的水波在缓缓地涌流，发出尤如大提琴的琴音一般浑厚的涛声，也许是审稿时太专注的结果吧，以致于一抬起头来，那些小说里的人物们便跃然于眼前，在毫不拘束、自由自在地演出着自己的历史。于是，意识和感觉在催促着我，使我总想写点什么，对不久之后就会看到这套书的读者们说点儿什么，作为《女性的梦想》一书的编选者，我能对读者们说些什么呢？我在想……

《女性的梦想》这本书和《女性的狂欢》、《女性的寻觅》这两本书一样，所选的作者都是当今最红的女性作家，而且，所选的作品也大多是最新发表的。这些女性作家站在这个五光十色热闹喧哗的世界里的不同的位置上，以她们自己的特有的，互相极不相同的人生角度，用她们那极有个性、极有魅力的声调在叙述着自己愿意说出来的故事，在此，我不想，也不可能把收入书中的作品一一作详细周到的评介。墙上的挂钟在滴哒、滴哒地响着，时间在一分一秒的毫不留情地逃到谁也找不到它的地方去了，除了写这篇小小的前言，我还有关

于这本书的其它的事情要做，而这本书明天上午就要开始排印了，可是，只要读者一捧起这本书开始读，不管读者是男人还是女人，也不管读者是老人还是年轻人，那他们或者她们的心灵就会变成一只勇敢的小船，每一只小船上都扬起一叶彩色的风帆，在这漫长的文字的河流里忘我地漂流和浮游，就会在每一篇作品中拾到自己在将来的很长的时间里都爱不释手的珍贵感觉，这种感觉是经得起反复品味，味道不但不会变淡只会越来越浓。书中的这些作品从社会、文化、情感、心理和性等多种角度和层面展示当代中国女性深邃、丰富、敏锐、纤细的内心世界。

在我们这个具有众多人口生存的环境着金光的深蓝色的星球上，有多少亿人在生活着，就会有多少亿互不相同的命运在延伸，每一个人的命运的载体里又都盛满了由爱情和婚姻所酿造出来的苦甜酸辣，每一个人所经历的爱情和婚姻都留下了一串又一串令人心颤泪落的故事，本书中所选的女性作家所讲述的故事则会使读者很难忘记，留下极生动极深刻的印象，这些女性作家虽然是那样地不同，虽然她们所叙述的故事所处的领域是那样的不同，她们却也有相同的地方，那就是：她们是用女性的眼光来看待世界；用女性的心灵来感觉世界；用女性的理智来分析世界；用女性的情感来贯穿世界；用女性的智慧来结构世界；用女性的执著揭露世界。她们以自己的独特的方法在谈论着这个世界，谈论着她们所想谈论的生活和在这个世界上的、或假想世界中的各种各样的人，这里面有男人，也有女人，有男人和女人之间的感情交往，甚至性，她们在谈论中充分地体现了她们独立的自我意识和优良的感情修养，表现了她们的自我觉醒和对传统世俗准则的大胆怀疑和激烈挑战。

在《女性的梦想》这部书中，几乎每一篇小说都在反映着爱情与婚姻这一永恒的话题，我想，这是自然的。不论是东方和西方，从古代到现代，爱情与婚姻主题的作品层出不穷，流传久远，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经典佳作，积累了无数人类视之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描写爱情和婚姻既不是作家异想天开也不是作家风流浪漫，爱情和婚姻实在是

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古时候，人还处于自然人的时期，吃、喝、繁殖使人类得以生存下来，并得以发展的最根本的因素，经过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发展，更重要的是经过人类的进化，一个简单的繁殖就变得复杂无比了，爱情和婚姻就变成了五光十色的万花筒，千奇百怪，变化多端，成了作家们取之不尽的素材宝库。

读罢《女性的梦想》一书的读者一定很热切地想了解这些写出引人入胜的精彩小说的作家的情况，我们特地在本书的封底上编印了书中每一位女性作家的生活照片，她们都已经写出了很多优质的作品，吸引了国内外大量读者的兴趣，特别是引起了文学界和广大的文学爱好者的注目，文如其人，通过这些女作家的照片，读者一定会加深他们对这些著名作家和她们作品的理解。另外，本书的编选者还专门请女性作家们在她们的作品前撰写了关于爱情与婚姻等问题的坦率、真诚而又充满智慧的自白或随感，其中的每一句都将给读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天快亮了，街上传来了汽车穿梭行驶的声音，紧张繁忙的一天就要开始了，我把写字台上的书稿整理好，标好了页码，又一遍拿起了封面欣赏了起来，在封面上那新鲜欲涌的花簇正在热烈地盛开，那浓浓的花香在悄无声息地弥漫着、弥漫着，有一位美丽的女人在花丛中思考着、陶醉着、思想着、渴望……

目 录

倾斜的“三角架”

寻求自己的路..... 吴云艳(1)

向日葵

作者自白..... 王 瑛(67)

以我自己的方式爱他

爱情..... 南 子(96)

星期天的寻觅

想说的话..... 王海鸽(114)

阴谋

人生在世..... 薛燕平(183)

生日快乐

所谓孤独..... 姜冰冰(219)

感情深渊

爱是人类最崇高的情感..... 雪 瑞(225)

惶惑

人间烟火..... 王小平(286)

糟糠之夫

活过一遭才知家庭..... 叶 依(346)

愤怒的羔羊

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孙德平(363)

围网

因为有了爱..... 文 昕(410)

商战纪事

语丝..... 薛 雯(425)

倾斜的“三角架”

吴云艳

寻求自己的路

有用与无用不在别人，而在自己。人对事物的价值取向原本起于你个人的价值观。一个人成功的一生是终身的大彻大悟。寻求自己的路，而不是做别人的梦，或者去实现他人的理想。因此你无须征服别人。当你成功地征服自己之时，你就能主宰世界。

“求你了，莎莎，求求你赶快把她送到医院！”袁和疲惫的五官扭曲着，他几乎是声嘶力竭地冲着话筒在喊。

“不可能。你赶快过来，没有见到你，晖姐不肯上医院。”电话里传来莎莎冷酷的声音，“快来吧，袁和。你听听，晖姐不行了”。

话筒里传来一阵模糊的呻吟。

十分钟前，莎莎被一阵呻吟声惊醒。发现赵晖痛苦极了地蜷曲在地毯上。莎莎跳下床抱起赵晖。只见她头发散乱，满脸泪水，从头到脚只有凄苦二字可以形容。莎莎见状，悲恨交加。要送赵晖上医院，却被她不容置疑地拒绝了。惶惶然中，莎莎不顾赵晖的阻止把电话挂到了袁和的宾馆。而电话铃响起的一瞬间，袁和的妻子于娴静已先他一步抢过电话。“找袁和。”电话里的女人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我是他妻子，你有什么事情跟我讲。”于娴静努力使自己的语气显得强硬，但内心却害怕极了，心仿佛要跳出心房。她真想扔掉电话，躲到丈夫宽厚的胸前。但一抬眼，见袁和紧盯着话筒，一副不知是绝望还

是渴望的样子，不禁升起对丈夫的怨恨。这一恨又让她陡然增加了几分勇气。她刚想冲电话表示点什么，电话里传来那个女人不仅冷酷而且蛮不讲理的声音：“我跟你没什么好讲的，快让袁和接电话。”于娴静气得嘴唇哆嗦，半天说不出话来。一时间两个女人握着话筒僵持着。半分钟、一分钟……突然，于娴静扔下电话，“哇”地大哭着冲向洗手间。袁和三步两步奔向电话，一声“喂”字刚发出，电话里莎莎的声音震耳欲聋。

“袁和，晖姐自杀了，你来收尸吧。”

一瞬间，袁和仿佛被抽掉了脊椎一般，瘫倒在地毯上。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溢满全身。他想哭，但欲哭无泪。他想对莎莎说点什么，但仿佛吞食了哑药，一句话也说不出。

电话那一边，莎莎连不迭地问：“喂，喂，袁和，你怎么啦？”袁和听而不闻。满脑子涌现的是半年前的一个夜晚，袁和拥着赵晖散步。袁和试探地对赵晖说：“晖，我们还是断了吧。你还年轻，你应该重新组织一个家庭。”赵晖一下凝住脸上的微笑，停住脚，冷凛地盯着他问：“真的吗？”袁和目光复杂地凝视着她不再年轻的脸，无奈地叹息了一声：“真的，晖。”赵晖突然哈哈笑了。点点头说：“好吧。”扭头兀自向前走。走出二三十米，回头望着还站在原地的袁和冷冷地说：“你明天来收尸吧。”一句话惊得袁和一头凉汗，他了解赵晖的刚烈，更了解赵晖对他那份炽烈的感情。他跑上前，抱住赵晖。夜深人静的大街上，两人沉默对望着。最后，袁和伸出手，摸住女人的长发：“晖，不许，永远不许自杀。”一句话，说得赵晖眼泪夺眶而出：“袁和，你以为我在吓唬你吗？我不是。没有你，我不想活了。真的。”那天晚上，袁和从噩梦中大叫着惊醒。他梦见了赵晖紧闭双目的尸体。为了这个梦，他连续几个晚上失眠。他不敢想象这一切真的发生了他该怎么办。

然而这一切今天果真成了现实。此时的他全然没有了思想。

“喂喂，袁和，你接电话。你怎么啦，赵晖没有死。”一句话又把袁和出窍的灵魂送回了身体。他猛地坐直了身体，恶狠狠地冲着电话喊：“莎莎，你们他妈的搞什么鬼，明明知道娴静在这儿，为什么还要

这样？你们究竟要我怎么着？”

“要你怎么着？”莎莎恨恨地说，“晖姐吃了一瓶安宁，正躺在地上痛苦地折腾，还要你怎么着？！”

袁和刚刚放回肚里的心又提到了喉咙口。他紧张地听着莎莎尖刻、冷漠的声音：“袁和，你再不来，恐怕见不着她了。”

“别说了，我十分钟赶到。”他正要挂电话，突然洗手间那边传来女儿玫瑰惊恐的哭声，还伴随着“啪啪”的拍门声。袁和的脸一下变得惨白，他忙说：“莎莎你等一等。”

他丢下电话，向洗手间跑去。只见五岁的女儿尖叫着妈妈，使劲拍着洗手间的门。袁和三步并两步上前，一把抱开女儿，使劲推门。门上了锁，袁和的头“嗡”地大了。

“娴静，求求你快出来。”袁和轻轻敲着门，唯恐吓坏了神经处于崩溃状况的妻子。“娴静出来吧，我求你了，都是我不好，求求你快出来吧。”袁和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玫瑰也跑过来，边拍门边哭叫：“好妈妈，快出来抱玫瑰，好妈妈，你不要玫瑰了吗？好妈妈你不要玫瑰玫瑰多可怜啊。”

门开了，于娴静脸色苍白地扑向玫瑰。她是那么紧那么紧地抱着玫瑰，泪流满面。玫瑰紧紧地揽住母亲的脖子，生怕一放松母亲又会消失。这母女俩的泪水和哭声交织在一起，把袁和的心撕裂了。他扭过头，泪水夺眶而出。

他快速回到电话机前，以一种断然地口气说：“莎莎，对不起，我不能来了。”

“你真狠啊，袁和”。电话里的莎莎泣不成声。

“莎莎，算我对不起你们了。求你快把赵晖送到医院，我把这里料理完就来看你们。”

“男人真可怕，”话筒那边莎莎在咬牙切齿。

“就这么办吧。”袁和望着扑在床上哭成一团的妻子和女儿，口气坚硬地说。

“袁和，你……”莎莎的声音突然被话筒里的一阵嘈杂打断。接着

他听到一个沙哑、无力的声音：“袁和，我没事。胃病犯了，很厉害。用装安宁的空瓶装的胃药，莎莎没搞清楚。袁和，我本不该来……我只是太想你了。我明天就走。”

“你别走！”袁和急促地喊了一声，“我过一会来看……”“你”字正要出口。袁和的双目对上了妻子那双望着他但已变得空无内容的眼睛。

于是，哆嗦着嘴唇哆嗦着身体的赵晖听到了来自情人的同样哆嗦的声音：“……给你打电话。”

“不必了！”赵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这几个字，挂上了电话。

窗帷低垂。

卧室弥漫着昏黄色的幽暗。

玫瑰在大床的里面已经进入了梦乡。

袁和颓然瘫坐在电话机旁的沙发上，恍恍惚惚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忽然，袁和发现面前出现白晃晃的一片。一凝神，才发现是于娴静赤身裸体地跪到了他的面前。她的身后是散落一地的赵晖写给袁和的情书。她抚摸他，挑逗他，想让他亢奋。而他身体怠倦，心里烦躁，面对美丽年轻妻子的胴体无动于衷。相反他对娴静在这种时候还违心做这种事感到厌倦。赵晖永远真实，从不违背自己；而娴静是永远违背自己，从不表现真实。看见袁和在自己长时间的热情下仍然是身与心的“疲软”，娴静羞愧难当，起身就要离去。袁和见状，一把抓住妻子，压抑住不快，起身抱起妻子，关上台灯。在黑暗中，他强迫自己集中精神，同时故作激情地抚弄妻子，直至真正进入了角色。完事后娴静睡着了，安静地躺在床内侧。袁和却泛着阵阵恶心，他走进洗手间干呕了半天。

袁和慢慢抬起头，站直了身体。他看见洗手间大大的镜子里，站着一个头发蓬乱、双眼发红、从头到脚透着沮丧的赤身裸体的自己。

他没想到一向自信能把家庭和情人关系处理得游刃有余的近年近不惑的自己竟会落到这种地步。

到这海滨城市办公司不足三月，妻子突然来电话，说玫瑰想爸爸

想得厉害，天天嚷嚷要来看爸爸，正好娴静放暑假，便决定携女探夫，已买好了第二天的飞机票。

袁和没听完妻子的话便发起火来。他临走前千叮咛万嘱咐不要来海滨城。商海艰险，没有经商经验的他需要丝毫不分心地投入。而事实也正如他所料。到海滨城后事事都不顺。海滨城开放以来，全国各地的人纷纷涌来寻找发财机会，各宾馆饭店爆满，好容易托关系才在一个二星级宾馆租了间办公室。工商注册又让他焦头烂额，注册资金难以到位。注册文本种类繁多，好不容易一切文件齐备了，但执照又迟迟办不下来。他又托人送礼，总算这几天拿到了执照。

公司一成立，就须有生意做。这几个月，他一边跑注册，一边联系业务。最近他正跟人谈一块地皮，但因为对方要价太高，谈判一时陷入僵局。于娴静却又在这个时候来凑热闹，怎能不让他光火。但袁和还没嚷嚷两句，娴静的声音在电话里就变得这么酸楚：“看来孩子不该想爸爸，妻子不该想丈夫。”说着声音哽咽起来。袁和只好咽下一肚子怨气，又开始求爷爷告奶奶地找房子，总算在宾馆挤出一套客房。

好容易安顿好了妻女，袁和松了一口气。正当谈判开始进入“白热化”阶段，突然又接到赵晖从海城宾馆打来的电话，说她和莎莎找了个采访机会，来看袁和。袁和差点没背过气去，真想立即赶到海城宾馆，把这个不理智的女人揍一顿。但是 he 不敢也不能，只好把这杯苦涩的酒强咽下肚，只说了一句千万不可过来，娴静在此。没想到赵晖一听这句话就炸了：“袁和，你走前三番五次叮嘱我一年之内不要来海滨城，说要打基础。怎么？才来几天就耐不住寂寞，把老婆召来了。她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我没资格说三道四，可你也犯不着骗我。你就直说你已经厌倦我了，不爱我了，你要重修模范家庭不就行了，我也犯不着为思念你，苦苦地赶来讨人嫌。”说完电话里一阵呜咽。袁和一时间觉得心力交瘁，什么话也不想说了。还是赵晖打破寂静说：“为什么不说话？袁和，我知道我不该不告而来。可我太想你了，难道想你也有罪吗？”说完又开始抽泣。袁和叹了口气说：“晖，你一向最理解我，今天怎么了？你会不告而来，娴静难道就不会？她在这儿，你让

我怎么办？这一年我们互相折磨得还不够么？难道到了这个小城市，你们也不能让我安宁？”

袁和说着简直想大哭一场，只有他知道他来这海滨城市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躲避，躲避这两个给了他无私的爱但也耗尽了他的全部感情与心血的女人。但女人们都不理解，她们不知道爱中的男人也需要休息。何况她们的男人在享受爱的同时又独饮了多少苦涩。想到这里，袁和说：“晖，我很累，这样吧，我抽空来看你。你千万不要来找我，也不要打电话。”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这电话一挂就是一周，袁和既没去看赵晖也没给她打电话。并不是他真忙得抽不出一点点时间，不知为什么，一想到该去看赵晖，他便被一种莫名的烦恼缠绕。他怕见赵晖。一想到过去一年的心力交瘁，袁和完全失去了见赵晖的兴致，他便找出种种理由对自己说自己忙走不开。但夜深人静时，赵晖的身影便会如潮水般袭来，他挡都挡不住。

他想这个女人，想这个不漂亮也不年轻的坏脾气女人，想她爱憎分明、敢恨敢爱的个性，想她眼睛里揉不得半点沙子的可爱与可恨。

她与娴静的性格反差如此之大，使袁和有时都奇怪他怎么会同时喜爱一对完全不一样的女人。

这种性格的反差在做爱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娴静是永远的被动，她把性生活当成女人应尽的义务，因此不管自己情愿不情愿，不管袁和喜欢不喜欢，她曲意逢迎。袁和曾想培养她的性快感，让她享受性生活，但失败了。她根本没有兴趣，她不喜欢袁和爱抚她。每当袁和碰到她的敏感部位，她总象受惊般地跳起，然后袁和看见她的眼底滑过一丝厌恶。

赵晖则相反。她热情奔放，激情而主动。她没有娴静年轻，更没有娴静婀娜的体态。相反，赵晖已是一个身体开始发胖、肌肤也渐渐松弛的三十八岁的女人。但她不漂亮的身体在袁和的眼里却充满磁性，如同她有着一个充满灵性的大脑一样，她在与袁和的性生活中注入了一种灵性。与她做爱是一种享受，一种奢侈。她让袁和快活，她

自己也充分享受袁和带给自己的快活。赵晖浑身上下洋溢出的毫不掩饰的快活常常让他感觉到一个做男人的强健和雄性，而面对娴静的无动于衷，袁和常常有阳痿的感觉。

更何况，赵晖思维敏捷、谈吐幽默、处世老练，和她在一起，他感觉轻松、愉快、智慧。

而这一切，是无法和娴静解释清楚的。她不懂。

她不懂，所以她在得知袁和有“外遇”后，一次又一次地流着眼泪问他：“我难道不比她漂亮？”“我难道不比她温柔？”“我难道对你不好？”

不是，都不是。袁和一百次一千次地摇头。

那为什么？娴静一百次一千次地问。

袁和无言以对。

是的，为什么？

赵晖不年轻不美丽，赵晖任性坏脾气，赵晖做事不顾后果。赵晖打破了他精心编织的理想的爱情之梦，赵晖把他的家庭生活搅得一塌糊涂。

袁和与赵晖相爱四年了。在他们相爱之初的一个情意缠绵的晚上，袁和压抑着腾腾情火，抑制着粗重的呼吸对赵晖说：“晖，我不会和娴静离婚的，我必须告诉你实话。我不想辜负你，我害怕辜负你。”当时双颊绯红的赵晖紧紧搂着袁和，使尽了一个成熟女人的温柔和热情，亲吻着他，抚摸着，一遍遍地呢喃道：“和，我不要名分，我不会妨碍你的家庭生活，我要的只是你。只要你心里有我，只要你能给我一份真情，我足矣，对我这样的女人足矣。”

前三年，赵晖性格温柔、通情达理极了地和袁和相亲相爱。赵晖在晚报工作，袁和是电视台的记者。两人经常一同采访，合作写作。袁和智理、深刻的思想加上赵晖优美、激情的文字，使得两人合作写成的一系列社会热点大特写着实“火”了一阵。每次外出，都是他俩的新婚旅行。他们的身影，留给了山川河流，装满了影集。

袁和觉得自己幸福极了。

他时时祈盼这样的生活永驻。

但不知道从一年前的哪一天开始，袁和发现赵晖经常为一点点小事莫名其妙地发火，和她亲热时也常常走神。袁和感觉她有心事，但问她她总是不说，问急了她柳眉一竖，嚷一声：“我的事和你没关系，你不要多管好不好。”直到很快发生的那次令袁和至今想来还心惊胆战的总爆发，才让袁和明白了就里，并在这漫长的一年里陷入难以自拔的境地。

那天傍晚，赵晖、袁和参加完一个新闻发布会后，进入宴会厅吃饭。席间袁和的BP机响了。赵晖瞟了一眼显示屏上的电话号码，便知是娴静从家里打来的。袁和起身要去回电话，赵晖轻哼了一声，说：“整个一个没断奶的大宝宝，连饭都不让老公吃安稳。”袁和没说什么，但心里颇有几分不快。赵晖以前在袁和面前甚至没有表示过一次对娴静的不满。十分钟后，袁和回来了，说：“家里下水道堵了，我让她用铁丝通通，通不了就打电话找家属院维修处。”赵晖皱着眉，没说什么。但袁和看见，她的嘴角很长时间含着一丝嘲讽。袁和坐下不到十分钟，BP机又响了，还是娴静的。袁和打完电话回来说：“她通不开，维修处电话又占着线，她不知该怎么办了。我让她再等几分钟，打通维修处的电话再说。”赵晖从鼻子里重重地哼出一声，双眉紧锁。面对丰盛的菜肴，她连筷子都不动一动。袁和见状心里一阵烦躁，一口气往嘴里塞了几口菜，但还没咽下去，BP机又响了。还没等袁和反应过来，赵晖柳眉一竖站起来，通、通、通就向餐厅服务台的电话机走去。等袁和回过神来追过去，赵晖已和于娴静对上了火：“你呼什么呼呼个没完。你老公在工作你知道吗？我是谁？我是你老公的情妇！”等袁和追过来气急败坏地抢过电话，电话里却无声了。袁和急促地呼唤着妻子的名字，电话里依旧无声。

袁和重重地放下电话，在服务员惊异的目光中急忙离开餐厅，没有看慌乱地站在一边的赵晖。

袁和大汗淋漓地推开门。

屋里一片漆黑，没开灯。

屋里死寂寂的，没有声。

袁和大祸临头般地冲进屋，打开灯。只见四岁的女儿玫玫抱着饼干盒蜷在沙发上睡着了。娴静披头散发躺在地板上，一双大眼睛空洞地望着天花板。下水道的水已流过了过厅，漫进了卧室，浸湿了她的头发，娴静竟浑然不觉。袁和跪到地板上，轻唤妻子。娴静受惊般“腾”地坐起，仿佛不认识袁和似的打量着他，目光中透着疑惑。她仿佛丧失了语言功能，任凭袁和怎么唤她也不言语。她好像一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孩子，任凭袁和为她脱去外衣，把她抱上床，盖上被子。袁和扫水拖地清理下水道，又把孩子抱上小床。然后他清理完自己，钻进娴静的被窝，拥妻入怀。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温存极了地轻抚着妻子的身体，似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孩子。娴静在他的怀里合上了眼，袁和也疲倦地睡去。朦胧中他仿佛听到一阵阵啼哭声，哭声时断时续，时远时近；时而如雷灌耳，时而弱如抽丝；又仿佛荒郊野地里落单的孤鸿在哀鸣。等到意识到这似梦如幻的啼哭是来自妻子娴静的时候，袁和一下子惊醒了。他“腾”地坐起，哭声消失了，又是黑黑的屋子，死寂的宁静。身边的娴静呼吸均匀，仿佛睡得很沉。袁和摇了摇头，认定了不是做梦。他伸出手，轻轻抚摸妻子的脸。他发现，妻子的脸上都是泪水。

那一夜，袁和耳边总是隐约飘着一片哭声。惊醒，却是幻听。

阳光透进一片亮。

娴静和玫玫已经离开，留下一个收拾得整整齐齐的屋子，屋子正中乳白色的小圆桌上摆着一个碟子，碟子里是两个煎得焦黄焦黄的荷包蛋，还有一杯冒着热气的牛奶，一个红红的大苹果。

昏黄的灯光下，袁和目光复杂地盯着身着浅粉色真丝睡衣的娴静缓缓地向床边走来。

“玫玫睡着了？”袁和问。

“睡着了。”娴静低着头说。

待妻子上了床，袁和向她伸出胳膊，目光期待地望着她。娴静迟疑了一下，把头靠到他的胳膊上。袁和就势把妻子拉向自己宽厚的怀里。

“恨我吗？”袁和问。

无语。

“恨我吗？”袁和又问。

娴静把头深深埋到袁和胸前，抽抽搭搭哭了起来。袁和轻轻拍着娴静的背，过了很久，娴静渐渐平静了下来。

“想听我说话吗？”袁和问。

娴静轻轻嗯了一声。

“我没有情妇。”袁和说，声音很平静。

娴静听着却似如雷灌耳，她睁圆了眼睛，惊诧地望着袁和。

“我没有情妇”，袁和重复说，“但是我没法跟你解释，解释了你也不会信。”

“那个女人说她是你……”娴静说着轻咬嘴唇。

“那个女人叫赵晖，是一个同行，常一起出去采访写作。她人豪爽泼辣，爱开玩笑，尤其和我关系熟一点，便没有分寸了。那天我们开完新闻发布会，几个人正在商讨一个议题，你一次一次呼我，惹恼了她，她说我去吓唬吓唬你老婆，一下没拦住。我知道坏了，赶紧往家跑。”

于娴静抬头望着袁和，认真地听着。袁和发现，她的目光平和多了，但眼底依然有一丝狐疑。

袁和捧起妻子的脸，认真地说：“娴静，你想想，这社会上哪有一个做情人的敢在公共电话冲一个做妻子的喊我是你老公的情妇。这可能吗？”

这不可能。于娴静显然相信了袁和的解释。很快，娴静就安静地躺在袁和怀里睡着了。

望着睡着的妻子，袁和长长地松了口气。他知道，在这个小家庭里，一场生死攸关的风波已经过去，这个家庭的帆船从明日开始又会正常行驶了。

但是，他又深知帆船正常行驶的前提是风平浪静。一旦风浪又起，难免不再度倾覆。而赵晖已掀起了一回惊涛骇浪，她是不是还会鼓风作浪呢？